

目
录

齐鲁厚土	001
1899 年	003
1907 年	003
1911 年（出生）	003
1915 年~1916 年（四~五岁）	004
1917 年（六岁）	005
1918 年（七岁）	007
1920 年（九岁）	008
1923 年（十二岁）	009
1925 年（十四岁）	010
1926 年（十五岁）	010
1928 年（十七岁）	011
1929 年（十八岁）	011
清华岁月	013
1930 年（十九岁）	014
1931 年（二十岁）	018
1932 年（二十一岁）	018
1933 年（二十二岁）	019
1934 年（二十三岁）	022
德邦十年	025
1935 年（二十四岁）	026
1936 年（二十五岁）	033
1937 年（二十六岁）	034
1938 年（二十七岁）	036

1939 年 (二十八岁)	036
1940 年 (二十九岁)	036
1941 年 (三十岁)	037
1942 年~1944 年 (三十一岁~三十三岁)	039
1945 年 (三十四岁)	041
1946 年 (三十五岁)	043
北大六秩	047
1946 年 (三十五岁)	050
1947 年 (三十六岁)	052
1948 年 (三十七岁)	054
1949 年 (三十八岁)	055
1950 年 (三十九岁)	058
1951 年 (四十岁)	060
1952 年 (四十一岁)	062
1953 年 (四十二岁)	065
1954 年 (四十三岁)	066
1955 年 (四十四岁)	066
1956 年 (四十五岁)	068
1957 年 (四十六岁)	069
1958 年 (四十七岁)	070
1959 年 (四十八岁)	072
1960 年 (四十九岁)	072
1961 年 (五十岁)	073
1962 年 (五十一岁)	073
1963 年 (五十二岁)	074
1964 年 (五十三岁)	075
1965 年 (五十四岁)	075
1966 (五十五岁)	076
1967 年 (五十六岁)	078
1968 年 (五十七岁)	080
1969 年 (五十八岁)	083

1970 年 (五十九岁)	083
1971 年 (六十岁)	084
1972 年 (六十一岁)	085
1973 年 (六十二岁)	085
1974 年 (六十三岁)	086
1975 年 (六十四岁)	086
1976 年 (六十五岁)	087
1977 年 (六十六岁)	087
1978 年 (六十七岁)	088
1979 年 (六十八岁)	090
1980 年 (六十九岁)	091
1981 年 (七十岁)	093
1982 年 (七十一岁)	095
1983 年 (七十二岁)	097
1984 年 (七十三岁)	099
1985 年 (七十四岁)	102
1986 年 (七十五岁)	104
1987 年 (七十六岁)	107
1988 年 (七十七岁)	108
1989 年 (七十八岁)	110
1990 年 (七十九岁)	112
1991 年 (八十岁)	115
1992 年 (八十一岁)	118
1993 年 (八十二岁)	121
1994 年 (八十三岁)	125
1995 年 (八十四岁)	131
1996 年 (八十五岁)	133
1997 年 (八十六岁)	138
1998 年 (八十七岁)	143
1999 年 (八十八岁)	153
2000 年 (八十九岁)	162

2001 年（九十岁）	170
2002 年（九十一岁）	184
2003 年（九十二岁）	193
2004 年（九十三岁）	198
2005 年（九十四岁）	205
2006 年（九十五岁）	214
2007 年（九十六岁）	225
2008 年（九十七岁）	248
2009 年（九十八岁）	267
编 后	272

齐鲁厚土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伟大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留德十年》

记得四五岁的时候，每到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我就会被大人领着，走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可以拣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回来给母亲，打一打，压点面，这样吃顿白的。

——《灰黄漫忆》

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我过去曾多次说到，自己向无大志，我的志是一步步提高的，有如水涨船高。自己决非什么天才，我自己评估是一个中人之才。如果自己身上还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自己是勤奋的，这一点差堪自慰。我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是一个自知之明超过需要的人，是一个思维不懒惰，脑筋永远不停地转动的人。我得利之处，恐怕也在这里。

——《新年抒怀》

山东清平县一个既穷又小的官庄出生了一个野小子，竟走出了官庄，走出了清平，走到了济南，走到了德国；后来又走遍了几个大洲，几十个国家。如果把我的足迹画成一条长线的话，这条长线能绕地球几周。我看过埃及的金字塔，看过两河流域的古文化遗址，看过印度的泰姬陵，看过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以及国内外的许多名山大川。我曾住过总统府之类的豪华宾馆，会见过许多总统、总理一级的人

物，在流俗人的眼中，真可谓极风光之能事了。然而，我走过的漫长的道路并不总是铺着玫瑰花的，有时也荆棘丛生。我经过山重水复，也经过柳暗花明；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我曾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没有被接纳。终于曲曲折折，颠颠簸簸，坎坎坷坷，磕磕碰碰，走到了今天。

——《相期以茶》

我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因此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当然更出我意料。我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季羨林自传》

季羨林先生（1911年8月2日～2009年7月11日），在临清时，初名季宝山，后到济南被叔父更名为季羨林，字希通，又字齐奘，别署羨林、羨；在德国发表文章使用的名字是 Dschi Hian-Lin。2001年8月9日，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季羨林藏书票》上，第一次把自己的书斋称为北京大学朗润园羨斋。

1899 年

5月29日，婶母（老祖）陈绍泽出生。

1907 年

2月29日，夫人彭德华出生。

1911 年（出生）

8月2日（农历丁亥猪年闰六月初八日，后来被误写成8月6日，可能是当时的查阅人把英文的1911年6月8日，颠倒为8月6日所致，季羨林第一次公开以8月6日为生日，是1986年8月6日，在庐山九奇峰下。此后在公开场合一直以此为生日，但户口本、身份证和后来的护照仍然用8月2日作生日，1935年到德国留学时的护照和毕业证是1911年6月8日，用的是阴历），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并入临清市）康庄镇大官庄一个农民家庭；祖父季老苔弟兄两个（分别叫汝吉，即举人；秀吉，即季老苔）一辈从康庄镇的王里长屯（当地简化为王长屯）移居大官庄，季氏的大本营如今仍然在王里长屯，林字辈第一人叫季元林。季姓的祖先，按照季羨林自己的说法，是春秋时期的季文子，“文子忠而有贤行”（《论语·公冶长》）。父亲季嗣廉，认字，能读书，是好充大爷的人物，愿意在集市上请客吃饭，人称季七爷。母亲季赵氏，邻村王里长屯人。父辈大排行十一人。只有一、二、七、九、十一留在关内，其余六人全因贫穷下了关东。父亲排行七，济南叔父行九，与行十一的一叔是同母所生。一叔生下后，父母双亡，他被送了人，改姓刁。

父亲和叔父，无父无母，留在官庄，饿得只能以捡掉在地上的烂枣果腹。日子实在无法过下去，便商量到济南去闯荡。最终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兄弟二人便商议，父亲回家，好好务农。叔父留在济南挣钱，寄回家去。叔父在东北中了湖北水灾头奖，十分之一共三千元。在当时，三千元是一个极大的数目，雇人用车往官庄推制钱。父亲要盖大宅子。碰巧当时附近砖瓦窑都没有开窑。父亲便昭告天下：有谁拆了自己的房子，出卖砖瓦，他将用十倍的价钱来收购。结果宅子盖成了：五间北房，东西房各三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一时颇引起了轰动，弟兄俩算是露了脸。但是，时隔没有多久，父亲把能挥霍的都挥霍光了，最后只能打房子的主意。整个地卖，没有人买得起；分开来卖，没有人买。于是自留西房三间，其余北房五

间、东房三间统统拆掉，卖砖卖瓦，没有人买，只好把价钱降到最低，等于破烂瓦。

出生后十天，叔父家也有女儿出生。取乳名双喜，简称喜子。叔父的女儿起名秋妹，学名季惠林，自己取名季剑芬。

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

“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兄弟三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小的叔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背井离乡，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田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寻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赋得永久的悔》）

小时候家境极为艰难，平常以高粱面饼子为主食，蘸着从盐碱地上粗炼出来的苦盐吃。得到大奶奶的半个馒头，如同吃龙胆凤髓；“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三四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我们家在村外），跑到奶奶（即汝吉夫人）跟前，只见她把手一蜷，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她的两个儿子（每家有几亩地）特别孝敬她的。她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夏天的早晨，天还没亮，我就起来，沿了这苇坑走去，很小心地向水里面看着。当我看到暗黑的水面下有什么东西在发着白亮的时候，我伸下手去一摸，是一只白而且大的鸭蛋。”（《寻梦》）

此后，两个妹妹香妹（后来终老于临清农村）和季漱林先后出生，因家贫，季漱林后来也被送到济南，过继给叔父抚养。

1915年～1916年（四～五岁）

与宁大婶、宁大姑到地里捡麦穗，与母亲到地里摘绿豆，与哑巴小、杨狗玩耍。三个天天在一起玩，浮水、打枣、捉知了、摸虾，不见不散，一天也不间断。

“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家境依然很好。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

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打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灾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经常到五里以外的外祖母家，“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后卖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内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于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1917年（六岁）

阴历春节以前，因家贫离家，骑毛驴被父亲送至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见到婶母马巧卿。

叔父季嗣诚，字怡陶、化斋，喜爱宋明理学，一生酷爱治印。另外一叔父因为养不起，而送五里长屯一刁姓人家。叔父因为季老苔养不起，就过继给汝吉。汝吉

字肇堂。据山东画家刘永泰先生所藏，季嗣诚所刻的一枚印章是黄寿山石质地的方印，由于年代久远，寿山石已经变暗。印章所刻为“肇堂公犹子”，边款上刻字遒劲而潇洒，极富艺术性。上边的内容，完全是叔父寄托的一种报答之情：

余幼也失怙，幸赖伯父母教养，现二老相继去世，每念慈恩，不胜哀悼，敬作是印，以垂永念。

怡陶志

刘永泰先生另外还藏有季嗣诚的多枚其他印章，有“石友”、“畏天”、“下邳”、“平生辛苦”等等。

先住在租借的南关佛山街中段枣园对面一所平房，后住叔父买的佛山街南端关帝庙前柴火市73号（在街西边，后来改为71号，拆迁时户口簿为71号）的一所四合院。院子在佛山街北口向南三百米左右、路西，院子南边，是东西走向的丁家场街的东口。四合院，东西各五间，南北各三间，一共十六间，后来彭家四姑娘住了东边的五间。柴火市因为常年卖一些盖房子用的建筑材料如麦秸、芦苇等而得名。当时的佛山街在今天玉泉森信大酒店东部一点，是用大石头铺成的街道。当时的火神庙（火神庙俗称火德真君庙）就在佛山街中段。就是玉泉森信大酒店的所在，季羨林著作里称作的古庙，是他经常去玩的地方。柴火市就是今天的银座商城所在的地方。这里有一座旧戏台（季羨林的家就在戏台的斜对面），已经破旧不堪，门窗有的已不存在，看上去，离开倒塌的时候已经不太远了，后来就完全倒塌，戏台也就变成露天的了。季羨林当时到这里看过戏。女角叫云金兰，老生叫耿永奎，丑角叫胡风亭。

进曹家巷私塾读书，私塾先生，是马婢母家大舅母的父亲，读《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等，老师是白胡子老头，非常严厉。每天入学，要对孔子牌位行礼，然后读“赵钱孙李”。因淘气，只有几个月就被私塾老师认为不堪造就而退学。叔父给取名，按照辈分是要取林字的，但是叫慕林还是叫羨林，叔父犹豫不决，请教一位教师朋友，被确定为季羨林。那位教师说，因为慕林的发音，接近上海话阿木林——傻瓜蛋（“阿木林”是上海人用来形容某人不谙世道、做事不灵活、为人迟钝、易轻信人的意思。因为“木（mù）”和上海话里的“漠（mò）知漠觉”是谐音，所以人们逐渐叫上了口。也就放过阿金阿土阿火，而独尊“阿木林”了），会一辈子倒霉。（而后取字希逋、齐奘。但是后来因为觉得用古人林逋的名字作字，不礼貌，弃用。齐奘也只有一次使用。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文章用过“羨”、“羨林”、“寤羊”，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也用过寤羊，有时候发表短讯不署名。）

季嗣诚非常严厉，管教孩子是严格得不得了。一种好吃的菜，如果孩子们连着夹了两筷子，到第三次夹时，他会用自己的筷子把这只筷子打掉到地上。如果吃饭呱哒嘴，吃出响声，不是挨训就是挨打。那种吃法被认为下作，没有出息，一辈子没有吃过东西。叔父是最看不上的，因为受过这种教育，季羨林到德国，在饭馆里吃饭听到呱哒嘴的声音，极为反感。家里女人从来不上桌和男人一块吃的。

1918年（七岁）

秋天，进济南南城城墙根门内升官街西头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1948年改称济南市南城根小学，1964年改称济南市黑虎泉西路小学，今天的黑虎泉西路小学是2005年与珍珠泉小学合并形成的），小学校长由王士栋（王祝晨先生，绰号王大牛）兼任。

在手工课堂上认识“盔”字。“老师教我们用纸折叠东西，其中有一个头盔，知道我们不会写这个字，所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这事情发生在一间大而长的教室中，室中光线不好，有点黯淡，学生人数不少。教员写完了这个字以后，回头看学生，戴着近视眼镜的脸上，有一丝笑容。”

记住一个叫卞蕴珩的同学。他大概是长得非常漂亮，行为也极潇洒。

为了好养，叔父遵照山东的习惯，给季羨林找个干爹，就是刘永泰的祖父刘松岩。刘松岩有很高的地位，当过盐务经理。而刘松岩的女儿刘祖森就成为季羨林的干妹妹，儿子刘祖钧就是干弟弟了。（据山东画家刘永泰提供资料）

做一次生意，卖过正觉寺街东头的新桥花生米。

在青石板路上滚铁圈。

看捆猪，逛驴马市，逛庙会，看杀人。

因课本中有一篇名传世界的童话《阿拉伯人的骆驼》（原课文可能是《阿拉伯人和骆驼》），被叔父强迫转学。教科书里面有一段课文，叫做《阿拉伯的骆驼》。

故事说：一个寒冷的夜晚，有位阿拉伯人正坐在自己的帐篷中，外面是呼啸的寒风，里面则比较暖和。一会儿，门帘被轻轻地撩起来了，原来是他的那头骆驼，它在外面朝帐篷里看了看。

阿拉伯人很和蔼地问它：“你有什么事吗？”

骆驼说：“主人啊，外面太冷，我冻得受不了了。我想把头伸到帐篷里暖和暖和，可以吗？”

仁慈的阿拉伯人说：“没问题。”

骆驼就把它头伸到帐篷里来了。过了不久，骆驼又恳求道：“能让我把脖子也伸进来吗？”阿拉伯人想想反正也占不了多少地方，又答应了它的请求。骆驼于是把脖子也伸进了帐篷。它的身体在外面，头很不舒服地摇来摇去，很快它又说：“这样

站着很不舒服，其实我把前腿放到帐篷里来也就是占用一点地方，我也可以舒服一些。”

阿拉伯人说：“说得也对，那你就把前腿也放进来吧。”阿拉伯人挪动一下身子为骆驼腾出一点空间来，因为帐篷实在是很小。

一会儿，骆驼又摇晃着身体，接着说话了：“其实我这样站在帐篷门口，外面的寒风刮进来，你也和我一起受冻，我看倒不如我整个儿站到里面来，我们都可以暖和了！”

可是帐篷实在是小得可怜，要容纳一人一驼是不可能的。但是，主人非常善良，保护骆驼就好像保护自己一样，说：“虽然地方小了点，不过你可以整个站到里面来试试。”骆驼进来的时候说：“看样子这帐篷是住不下我们两个的，你身材比较小，你最好站到外面去。那样这个帐篷我就住得下了，而且空间能被充分利用。”

骆驼说着，进来的时候挤到了主人，这位阿拉伯人打了一个趔趄就退到了帐篷外面，主人就这样被骆驼挤了出去。

“故事是大家熟知的。但当时对我却是陌生而又新鲜，我读起来感到非常有趣味，简直是爱不释手。然而这篇文章却惹了祸。有一天，叔父翻看我的课本，我只看到他蓦地勃然变色。‘骆驼怎么能说人话呢？’他愤愤然了。‘这个学校不能念下去了，要转学！’”

大约七岁这年，季羨林生过一次天花，非常危险，痊愈后落下浅浅的麻子。夫人彭德华为了让外甥常永德听话，有时候也拿这个话题吓唬孩子，说不听话，长大就会像你舅舅，变成麻子。年轻的时候仔细看脸上有很浅的麻坑，老年一点看不出来了。

1920年（九岁）

转学进济南新育小学（原址在朝山街南段路西，三元宫前二阁楼式古建筑星宿庙，原来的南门济南美术工厂处，后来改名为三合街小学，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实验小学），门口有“循规蹈矩”四字，“在用木架子支撑起来的一座柴门上面，悬着一块木匾，上面刻着四个大字：‘循规蹈矩’”。

因认识一个“骠”字，定为高小一班，读高小三年。课余开始学习英语。非常淘气。读闲书《封神演义》《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小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等。“在家里的时候，我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粱秆编成的‘盖垫’（济南话）。我坐在桌旁，桌上摆着《四书》，我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旧小说。《红楼梦》大概太深，我看不懂其中的奥妙，黛玉整天价哭哭啼啼，为我所不喜，因此看不下去。其余的书都是看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叔父走了进来，我就连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丢，嘴巴里念起‘子曰’、‘诗云’来。”

喜欢打架，欺负人，也被人欺负。

班主任是李老师，带学生到学校附近的大圆池附近去种菜，自己挖地，自己下种，无非是扁豆、芸豆、辣椒、茄子之类。

教珠算（打算盘）的老师好像是姓孙，外号“稍迁”，因脸盘长得像知了，知了在济南叫“稍迁”，就是蝉；“我们有一个珠算教员，眼睛长得凸了出来，我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 shao qianr（济南话，意思是知了）。他对待学生特别蛮横。打算盘，错一个数，打一板子。打算盘错上十个八个数，甚至上百数，是很难避免的。我们都挨了不少的板子。不知是谁一嘀咕：‘我们架（小学生的行话，意思是赶走）他！’立刻得到大家的同意。我们这一群十岁左右的小孩子也要‘造反’了。大家商定：他上课时，我们把教桌弄翻，然后一起离开教室，躲在假山背后。我们自己认为这个锦囊妙计实在非常高明；如果成功了，这位教员将无颜见人，非卷铺盖回家不可。然而我们班上出了‘叛徒’，虽然只有几个人，他们想拍老师的马屁，没有离开教室。这一来，大大长了老师的气焰，他知道自己还有‘群众’，于是威风大振，把我们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叛逆者’狠狠地用大竹板打手心打了一阵，我们每个人的手都肿得像发面馒头。然而没有一个人掉泪。”

专门欺负一个名叫刘志学的小学生。

很多行动不可以理喻，看捆猪，喜欢看杀人，逛买卖骡马的集市，逛庙会，看戏；造教珠算（打算盘）的老师的反。

开始学英文。“学习英文，也是从这个小学开始的。当时对我来说，外语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我认为，方块字是天经地义，不用方块字，只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居然能发出音来，还能有意思，简直是不可思议。越是神秘的东西，便越有吸引力。英文对于我就有极大的吸引力。我万没有想到望之如海市蜃楼般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竟然唾手可得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学习的机会是怎么来的。大概是有一位教员会一点英文，他答应晚上教一点，可能还要收点学费。总之，一个业余英文学习班很快就组成了，参加的大概有十几个孩子。究竟学了多久，我已经记不清楚，时候好像不太长，学的东西也不太多，二十六个字母以后，学了一些单词。我当时有一个非常伤脑筋的问题：为什么‘是’和‘有’，算是动词，它们一点也不动嘛？当时老师答不上来；到了中学，英文老师也答不上来。当年用‘动词’来译英文的 verb 的人，大概不会想到他这个译名惹下的祸根吧。”

作文《游开元寺记》参加作文比赛，在八九名之后。

1923 年（十二岁）

小学毕业后，不敢报考好学校，选择了“破正谊”“烂育英”中的一所，考取正谊中学（在大明湖南门东，所在地是后来的济南艺术中学，2007 年秋天被改造成大

明湖的秋柳园)。有国文的杜老师、英文的郑又桥、国文徐金台等老师授课,受到鞠思敏老师爱国主义教育影响。下午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依然淘气。开始接受叔父编选的《课侄选文》的教育。“外学”则读《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

1925 年 (十四岁)

父亲在故乡清平官庄病倒了。和叔父从济南回老家探亲。父亲直挺挺地躺在土炕上,面色红润,双目甚至炯炯有光,只是不能说话。

那时,清平官庄没有医生,更谈不到医院。只有北边十几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地主大庄园,这个地主被誉为医生。季羨林从二大爷那里要了一辆牛车。隔几天上午就从官庄乘牛车,嘎悠嘎悠走十多里路去请大夫,绝不会忘记在路上某一小村买一木盒点心。下午送大夫回家的时候,又不会忘记到某一小村去抓一服草药。大夫冒险出来,给我父亲治病。

暑假后,父亲去世,再次从济南回临清奔丧,这次见到母亲,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母亲,直到 1933 年母亲去世,回家看到的是躺在棺材里的母亲。

1926 年 (十五岁)

春天初中毕业,接着在该校没有经过考试直接读高中。

在正谊中学读过半年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文科高中(在今天的北园白鹤庄,即今天北园大街 364 号的济南明湖中学,理科高中在东关山水沟),受到鞠思敏、王崑玉、王寿彭、祈蕴璞、完颜祥卿、尤桐、大清国先生、刘老师等众多恩师的垂青,作文《读徐文长传书后》,受到王崑玉老师的赞赏,从此“荣誉感”作“美”,学习四个学期甲等第一名,得到王寿彭书法珍品的奖励。在此期间,开始学习德语。

开始买英文书。

读冯友兰的《人生哲学》。

因为四连冠得到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的书法作品奖励:扇子面儿写的全文是:

净几单床月上初,主人对客似僧庐。
春来预作看花约,贫去宜求种树书。
隔巷旧游成结托,十年豪气早销除。
依然不坠风流处,五亩园开手剪蔬。

录樊榭山房诗,丁卯夏五,羨林老弟正,王寿彭。

外加對聯寫的是：

羨林老弟雅鑒。

才華舒展臨風錦，意氣昂藏出岫雲。

王壽彭

1928年（十七歲）

日本侵華，占領濟南，“五三”慘案期間，正誼中學的建築在日本軍隊炮轟濟南時受損。修復時，鞠思敏先生特意在白色的房頂補上紅瓦，以教育學生們勿忘國恥。輟學一年，因為進進出出扎皮帶，引起了日本兵的注意。在老東門差一點被日本人刺刀捅。

“我無學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國學生，在山東焚燒日貨的‘罪魁禍首’就是學生。我於是剃光了腦袋，偽裝成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東門大街上，迎面來了一群日軍，檢查過往行人。我知道，此時萬不能逃跑，一定要鎮定，否則刀槍無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個日兵搜我的全身，發現我腰里扎的是一條皮帶。他如獲至寶，發出狞笑，說道：‘你的，狡猾大大的。你不是學徒，你是學生。學徒的，是不扎皮帶的！’我當頭挨了一棒，幸亏還沒有昏過去。我向他解釋：現在小徒弟們也發了財，有的能扎皮帶了。他堅決不信，正在爭論的時候，另外一個日軍走了過來，大概是比那一個高一級的，聽了那日軍的話，似乎有點不耐煩，一擺手：‘讓他走吧！’我於是死里逃生，從陰陽界上又轉了回來，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知道。”（《我的心是一面鏡子》）

寫出小說《文明人的公理》，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出兵占領濟南，釀成有名的“五三慘案”，日本兵在濟南橫行霸道，搶劫老百姓財物的悲慘的一幕。表現出對日本侵略者的無比憎惡和辛辣的諷刺。

1929年（十八歲）

2月前後，復學入新成立的山東省立濟南高中（由原來的山大附中和其他幾所中學合并而成，原設在今天的山東省實驗中學）。教務主任蔣程九、物理老師李清泉。胡也頻、董秋芳、董每戡、夏萊蒂等恩師極為賞識。所寫《現代文藝的使命》得到胡也頻的垂青。董秋芳布置作文很特別，往往只在黑板上大書“隨便寫來”四個大字，意思自然是學生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願意怎樣寫就怎樣寫，不受約束，有绝对的寫作自由。季羨林利用這個自由，寫了一些自己願意寫的東西。在“隨便寫來”的启迪下，寫了一篇記述自己回故鄉奔父喪悲痛心情的作文，批語是：“一處

节奏”、“又一处节奏”。连得两学期甲等第一名。

受叔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和在后院住的彭家三大娘的女儿彭德华结为夫妻。婚礼就设在院子里，搭了天棚。当时弟、妹辈称呼彭德华为胖姐，比季羨林大4岁，她的家庭也不是富裕之家，大体与季家门当户对。季羨林被弟妹辈称为喜子哥（此据刘延禧给刘永泰先生的信）。彭德华小时候只念过小学，大概也就能认千八百字。结婚的时候，叔父的朋友庄子正的父亲庄老伯（庄准卿先生，不在河务局工作，但和叔父季嗣诚关系非常），虽然不是专业画家，但是业余爱好，也喜欢舞文弄墨，为了表达对季羨林新婚之喜的祝贺，给季羨林画了一幅很大的牡丹花，上面还有两只白头翁，象征白头偕老之意。季羨林则投桃报李，刻了一个图章送给他作纪念。季羨林当时的意中人是彭家二大娘的四女儿，他叫她四姐，也叫荷四姐。她名字叫彭蓉华，后来因为蓉字的草字头据说不好，便改为彭龙华。而彭龙华的姐姐彭冠华则是季羨林心目中的美人。《病榻杂记》里形容她的美丽无以复加。彭德华的父亲神经不太好，孩子中的老二（彭家二哥）遗传了他的这个病，也神经不好。老祖的称呼是在孙子季泓出生之后叫开的。是老祖宗的简称。

对于叔父的养育之恩，心存永远的感激：“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晚十点钟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中学时期读过的书：《古文观止》《红楼梦》《西游记》《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小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封神榜》《玉历宝钞》《天方夜谭》《纳氏文法》《泰西五十逸事》《左传》《史记》《诗》《书》《易》《礼》《春秋》《论语》《老残游记》《王大牛传》《伊索寓言》、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的诗、词作品，庄子、孟子、司马迁、唐宋八大家，明末公安派、竟陵派，清代桐城派。也读不少外国文学作品，英国名家的散文，俄国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理论书籍，有莫大的狂热，读遍“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老舍等人的小说和散文，还读冯友兰的《人生哲学》、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

创作的第一篇纪实小说《文明人的公理》以及另外两篇小说《医学士》和《观剧》，发表在1929年的天津《益世报》上，署名“希逋”。

被同学称为“大家”。

有一天到药店去买药。伙计算错了账，多给找了一块大洋。立即退还给伙计，惹得伙计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清华岁月

（拖尸）这个从美国输入的“舶来品”，是不是表示旧生“虐待”新生呢？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这里面并无一点敌意，只不过是对新伙伴开一点玩笑，其实是充满了友情的。这种表示友情的美国方式，也许有人看不惯，觉得洋里洋气的。我的看法正相反。

——《梦萦水木清华》

在所有的课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季羨林自传》

有时候，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被逼得紧了，就硬着头皮，乱说一通。学生究竟相信不相信，我不清楚。反正他们也不是傻子，老师究竟多轻多重，他们心中有数。我自己十分痛苦。下班回到寝室，思前想后，坐立不安。孤苦寂寥之感又突然袭来，我又仿佛为人们所遗弃，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

——《季羨林自传》